



上屋的细婆

赖晨

我老家上屋的细婆，她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，与我也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依然时常怀念这个可敬的老人。

上屋细婆本姓张，是石城秋溪鹅窝里张先寿先生的女儿，生于1912年。20来岁时，风华正茂的她嫁给大排赖树桥为妻。大排离鹅窝里不远，只有两三里路。

赖树桥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，身体健壮，走路虎虎生风。夫妻感情很好，生养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
赖树桥1970年过世时才59岁。他是在吃小儿子新婚酒宴上的红烧猪脚时，一块猪脚骨头卡在其气管里，挣扎几小时之后，最终窒息而亡的。

从此，细婆便一直守寡到终老。儿女们都长大了，她又帮着带孙子、孙女。但人生不如意事有十八九，细婆唯一的女儿，出嫁生养了几个孩子之后，不幸得了精神病，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便离家出走，到处游逛，经常被坏人欺凌。

细婆心疼女儿，常常带着大孙子到处寻找女儿，有时候哄不回家，便忍痛让孙子捆绑着女儿拖回家，关在一间房子里。精神病人力大无比，女儿多次用蛮力掰断窗棂，破窗而逃。细婆只好又和孙儿带着绳索到处寻找。空旷的田野里，传来老人一阵阵呼叫爱女的声音。

细婆是传统的客家妇女，个子较高，没有缠小脚。年轻时和丈夫

养了一年猪

陈亦权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村里两户开代销店的人家都买了电视机，后来我的表叔家也买了电视机回来，这让我羡慕不已。

我的父亲早逝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过日子，算得上是村里的贫困户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我家是不是也可以有电视机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的表婶来我家串门，她在和我妈聊天的时候说起了电视机，我插嘴说：妈妈，我们家也买电视机吧。妈妈尴尬地笑笑，问我表婶一台电视机要多少钱，表婶说三百来块钱，妈妈吓了一跳，啧啧啧地直喊贵。

表婶离开以后，妈妈开始做晚饭顺带煮猪食。我不死心，又凑过去问能不能买个电视机？妈妈一边

搅着猪食一边说：我们家的猪圈里有两头猪，还可以再加一头小猪，如果你能保证每天负责去给它割猪草，年底把这头猪卖了就可以买电视机。

我开心坏了，立刻答应了下来。星期六那天，妈妈拿出一点钱，带着我去隔壁镇买了一头小猪，用独轮车推了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每天提上篮子去田野里割猪草。那时候的作业很少，放学后我先把作业放一边，去田野里把猪草割回来再吃晚饭，晚饭吃好才开始做作业，倒也读书养猪两不耽误。后来，那两头大猪卖掉了，妈妈就又买了两只小猪回来。

年底的时候，我负责割草的这头大肥猪也可以出栏了。出栏那天，几个邻居来帮忙把猪捆起来放在了独轮车上，因为一边重一边轻，又有几个邻居抬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另一边的车头上，这样就能保持平衡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推独轮车，妈妈在前面拉绳子，我在后

面推，把猪推到了镇上。因为是年底，价格比较高，这头猪居然卖了310元。卖掉之后，我们立刻飞奔到镇上的电器店，买回了一台14寸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。电视机280元，还剩下30元，妈妈又用这30元买了一些做新衣服的布料。

我们家是村里第四户有电视机的人家，特别威风。当晚，不少邻居都来到我家看电视，他们纷纷赞叹我妈能干，孤儿寡母的，居然能买得起电视机。当晚电视节目结束以后，妈妈也喜滋滋地对我说：臭小子，通过这段经历，你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穷，不可怕，只要肯努力劳动，没有什么是你得不到的。

这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三四年了，那台电视机也已经退役好多年了，但妈妈的这句话却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人生的座佑铭，我想或许这才是比电视机更有价值的财富吧！

一起挑米走汀州，来回两百多里，换回十来斤盐巴卖掉后，能赚五六十大米。她也和丈夫披星星戴月亮，一次次上山伐木头，建起五六间土木结构的房子。

细婆能干粗活也能干细活，她在二楼吊脚楼上架起老式纺线机，把晒干的苎麻，吱呀吱呀地纺成一根根结实的线。这些线可用来纳鞋底，加工布鞋，也可以用来缝补衣服。

我父母生养了六个男孩、七个女孩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母亲不得不离家赶圩做一些小生意来补贴家用。或贩卖水果，或加工粉条、腐竹销售，或采集金银花等中草药销售，或把父亲种植的晒烟挑去圩场销售，等等。

母亲去干活或者做生意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小孩便都委托给细婆照顾。细婆虽然自己也有孙儿、孙女要照顾，家务活也多，但她依然乐意照顾我们，并且像对待她自己孙儿孙女一样，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。就连难得有了水果、红薯干之类的珍贵吃食，也总会被她细心地分成若干份，我们姊妹也总能平等地分到一份。我永远难忘，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，命运多舛的细婆给予我和家人的温暖和慈爱。

我至今记得细婆的诸多恩惠。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母亲又要离家去赶圩。幼小的我追着、哭着、喊着，要和母亲一起去。母亲一边跑，一边大声向细婆求助：树桥姆，帮我拉住亮发仔，牵带他一下。

我最终没有追上母亲。在细婆温暖的怀抱里，哭累了的我安心睡着了。

我祖上和细婆夫家在明朝初期是本家，但三百年过去了，彼此已经隔了不知道多少代了。虽然血缘疏远，但因为老人慈悲有爱，所以我们均尊称其“细婆”，就是叔祖母的意思。

1986年夏，细婆不幸生病了，老人求生欲望十分强烈，儿孙也孝顺，但病来如山倒，几个月之后，老人不幸撒手人寰。这一年她75虚岁。

细婆的次子、三子过继给别人了，家里留下长子和小儿子。细婆的长子后祥叔、小儿子东岳叔为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风风光光地安葬了老人，在山塘窝里建立坟墓，树碑纪念。

面推，把猪推到了镇上。因为是年底，价格比较高，这头猪居然卖了310元。卖掉之后，我们立刻飞奔到镇上的电器店，买回了一台14寸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。电视机280元，还剩下30元，妈妈又用这30元买了一些做新衣服的布料。

我们家是村里第四户有电视机的人家，特别威风。当晚，不少邻居都来到我家看电视，他们纷纷赞叹我妈能干，孤儿寡母的，居然能买得起电视机。当晚电视节目结束以后，妈妈也喜滋滋地对我说：

臭小子，通过这段经历，你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穷，不可怕，只要肯努力劳动，没有什么是你得不到的。

这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三四年了，那台电视机也已经退役好多年了，但妈妈的这句话却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人生的座佑铭，我想或许这才是比电视机更有价值的财富吧！



影山脚下柿子红

王树贵

婆家在影山脚下，面湖，平地大屋三间，有一小院落，院里东西两面各植一棵柿子树，据说是老太爷亲手栽植的，算起来树龄不小。

这株有些历史的树，高，直，站在门口很正气。若遇夏季蓬勃，树冠庞大，蔽日遮荫，美观实用占全了，深得家人呵护。现在这个时节，丰腴的叶子差不多落尽，又大又红的柿子如无数个小太阳，悬在家门口，看着喜兴。

柿子真是奇妙呢。由青转红慢慢来，不焦不急，就是红透了，还吃不到嘴，一摸硬梆梆的，得再有个过程。把新摘的柿子窖在米桶里，用米全覆盖，露半截都没用，我试过。大概要等上十天半月，性子急的憋不住了，开始变温柔，摸一摸，捏一捏，搓一搓，要多顺有多顺，一点脾气也没。对着亮光照一照，晶莹剔透，能看见里面的籽。终于可以吃了，从蒂部轻轻撕开柿子的皮，红红的瓤子冰清玉洁，小心的咬一口，甜，咽下去还甜。

这只是我家催熟柿子的方法。影山脚下，家家种柿，在催熟环节也是各显神通。东边二娘，喜欢用酒，把酒倒碗里，柿子在碗里沾酒，全部沾湿，尤其是蒂把，蒂把朝下放进不漏气的塑料袋扎紧，一星期之后就好了。西边小媳妇嫌费事，喜欢把柿子放在苹果里，放一段时间就可以吃。我家通常用第一种方法，虽然要等一段时间，但是味道保留得好。

柿子性凉，我在秋末冬初吃它，尝到冰淇淋的味道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牙齿不敢吃冰淇淋了？初老悄无声息。柿子这种寒性食品，如果遇见我的另外一爱，家乡的大螃蟹，那就不太美妙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柿子在含高蛋白的蟹鞣酸作用下，很容易凝固成块，成胃柿石。这就注定得到一样必定要舍弃另外一样，人生的不完美生活点滴里就现端倪，本来平常，我们又何必苛求？

每年阳历11月底12月初，借着收柿子的名义，开枝散叶的子女们会回到老屋聚会一次。婆婆一定会做柿子丸给大伙吃。很简单很家常的美味。鲜柿子去皮，放到盆里用竹筷搅打成稀糊状，加入面粉、白糖和泡打粉，调匀成柿子糊，静置几分钟。净锅上火，色拉油烧至四五成熟，将柿子糊用手挤成丸子，下锅炸至金黄，捞出沥油，装盘，撒白糖，尝一尝，外焦里嫩，柿香浓郁，是深受大人孩子喜欢的小点心，打牌的手忙里偷闲捻两只，再往玩得忘记吃饭的孩子嘴里塞两只，丰盛的午餐总要很迟很迟的。

叫柿子之乡的地方不少，浙江新昌、安徽肥西等，影山这地村民的柿树是长着玩的，图好看，给自家人解个馋，多在家前屋后，因了这种闲散，更添野趣。山下柿树美，乡村景色新。老屋檐角伸出的那一片暖色，就是我们的牵挂和念想。

